

中华藏典

中国古代艳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藏典之：

中国古代艳史

第四卷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下 西太后风流逸史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藏典·中国古代艳史之：

《宋代十八帝逸史下》目录

- 第七十八回 刺奸相义士丧命
遇行者太师惊心····· (1)
- 第七十九回 伏冥诛报应昭彰
立皇嗣择人付托····· (4)
- 第八十回 弑君主篡夺大位
杀嫡母灭绝人伦····· (7)
- 第八十一回 陈家岛将军奏捷
采石矶书生立功····· (10)
- 第八十二回 惊溃变苻离丧师
能和议燕京订约····· (12)
- 第八十三回 赏花玩月膝下承欢
笛韵箫声池边奏乐····· (15)
- 第八十四回 怀妒意金盒献手
请过宫玉阶流血····· (18)
- 第八十五回 浙江亭宰相待罪
重华宫寿皇崩驾····· (21)
- 第八十六回 钻狗窝尚书拜寿
悦龙颜贵妃献媚····· (24)
- 第八十七回 启兵端北伐丧师
降敌国西蜀谋变····· (27)
- 第八十八回 玉津园权奸伏诛
斡难河蒙古崛起····· (30)
- 第八十九回 迁汴京远避强梁
渡淮水妄思开拓····· (33)
- 第九十回 授节钺降盗加官
擅立储皇子抱屈····· (36)
- 第九十一回 史弥远姑息养奸
郑清之力主讨贼····· (38)
- 第九十二回 弃汴京金人避寇
攻蔡州宋主报仇····· (41)

第九十三回	赵制使议复中原 蒙古主兵伐南宋	(44)
第九十四回	贤阉巾延揽人才 太学生维持名教	(47)
第九十五回	丧大将天变频仍 逐宰臣人心共愤	(50)
第九十六回	嗣汗位改革制度 拘行人结怨邻邦	(53)
第九十七回	史天泽奉命讨叛贼 宋度宗下拜留权臣	(55)
第九十八回	困襄阳五年坚守 蹂江右三道进兵	(58)
第九十九回	文天祥倡议浮海 谢太后举国降虏	(61)
第一百回	二帝归魂空支残局 三忠殉国结束全书	(64)

《西太后风流逸史》目录

第一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67)
第二回	奔父丧无意得聘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69)
第三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72)
第四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75)
第五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78)
第六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80)
第七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83)
第八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85)
第九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88)

- 第十回 定密谋启程返蹕
戮辅臣创制垂帘····· (91)
- 第十一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飭朝纲····· (94)
- 第十二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闹肇衅····· (97)
- 第十三回 册立中宫大婚成礼
诏渝亲政母后撤帘····· (100)
- 第十四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103)
- 第十五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毅后殉节····· (106)
- 第十六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109)
- 第十七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112)
- 第十八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115)
- 第十九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118)
- 第二十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121)
- 第二十一回 祝慈嘏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123)
-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127)
-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130)
-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133)
-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136)
-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 (139)
-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142)
-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145)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	(148)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152)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154)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鞏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158)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	(161)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164)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人觐见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167)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170)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173)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176)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179)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182)

宋代十八帝逸史 下

李逸侯 著

第七十八回

刺奸相义士丧命 遇行者太师惊心

却说大理寺奉了高宗之命，审问假帝姬的案子，不过一堂，便审问得清清楚楚，复奏上去。高宗览了供词，方知假柔福帝姬，全由老尼教导了到来的。当下即命将老尼也拘捕了来，又加以审讯。老尼无词可辩，假帝姬一家，已是确凿无疑，遂即将假帝姬与老尼，一同斩首于东市。高士祖虽为驸马，并不知情，只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后人诗咏假帝姬一事道：

一朝空取报归期，因识环环伪帝姬；
多被番人笑颜子，怪他官事教尼师。

假帝姬伏诛，高宗乃葬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永固陵懿，即节皇后亦从旁附葬。葬事既毕，秦桧等乃上表请立继后。其时宫中，吴嫔御已升为贵妃。他自随着高宗航海，箭射将保护圣驾，高宗很佩服他的胆识，更兼读书万卷，翰墨绝人，后宫里虽有潘贵妃、张贵妃、刘贵妃，与他名位相埒，哪里及得来他的宠遇。但刘贵妃也风雅绝伦，不特善于吟咏，且精通绘事，尝画并蒂芙蓉，着色鲜妍，精妙无比，且自题一绝于上道：

秋风落尽故宫槐，池上芙蓉并蒂开；
留得君王不回去，凤凰山下起楼台。

这首诗传出，当时称为双绝。高宗见了，也很为赞美！遂由尚衣夫人，升为婉仪。未几，又进为贵妃。此时群臣议奏，请高宗择立继后，惟吴贵妃、刘贵妃最有希望。

高宗却因吴贵妃初生时，已有侍康的梦兆，十分属意于吴贵妃；更兼吴贵妃性情委婉，自韦太后南返后，亦能先意承顺，侍奉无亏，深合慈意，因此韦太后亦甚垂爱。故高宗决意立吴贵妃为继后，乃于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册立为后，所有礼节，悉如旧仪。

初，吴后尝与张贵妃同侍高宗，两人名位相等，不判低昂。绍兴二年，张贵妃因元懿太子夭逝，后宫均无所出，因请高宗援仁宗时曹皇后故事，取宗子入宫抚养。高宗准其所请，诏令伯字号宗子，挑选十人人宫，以便简择。吴后时为贵妃，亦请择一子抚养。高宗乃于十人中，选取一胖一瘦，留于宫内，余悉遣出。瘦者名伯琮，系太祖七世孙，为秦王德芳后裔，父名子彦，曾封左朝奉大夫，在留宫中，赐名曰瑗，年仅六岁，由张贵妃抚养。胖者名伯玖，系太祖七世孙，父名子彦，年方七岁。赐名曰璩，由吴贵妃抚养。高宗欲试验二子天资优劣，性情如何，尝召至御前，仔细端详。瑗、璩二子，奉召趋至，叉手侍立。高宗见二人，品貌均皆清秀，难分高下，正要垂询数语，以判优劣。忽有一猫跃至御前，蹲伏案侧。璩视若无物，仍然植立；瑗却趋前，举足蹴猫。高宗道：“此猫有何过失，偶然蹲此，亦无碍于人；必欲蹴之，可知性情严刻，难当大任了。”遂命璩出官宁家。单留瑗于宫内，育为养子；越年，授和州防御使。未几，张贵妃病歿，遂归吴贵妃抚养。璩性恭俭，好读书，天资聪颖，尤知礼节；问安定省以外，惟闭户诵读，绝无小儿嬉戏之态。高宗颇为钟爱，累岁加封，至吴贵妃正位中宫时，已进封为普安郡王。吴后对高宗道：“‘普安’二字，乃天日之表。妾为陛下庆得人了。”高宗闻言，亦复欣然！后人诗咏高宗择宗子抚养道：

难将胖瘦定官家，总属天潢貌似花；
从此中兴开七叶，狸奴偏是判龙蛇。

先是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参知政事张宇，皆上言太祖传弟不传子，德并尧舜。陛下宜效法太祖，庶足以昭格天命。高宗听了这两人的话，倒也很为感动，意欲明降谕旨，立普安郡王瑗为皇嗣。偏是那秦桧，欲取悦高宗，秦称臣有二策：第一策是不可迎还渊圣，以免帝位摇动；第二策是待后宫生育皇子，再立储君，以免传统外支。那高宗也不自己思想，自从在扬州，闻得金人兵来，吃了一惊，仓皇奔逃，已同下了蚕室，受过腐刑一般，后宫哪里还能生育皇嗣；听了秦桧的两条计策，正合私意，竟把立皇嗣的事情，又搁了起来。后来韦太后回国，把钦宗托带的金环，交付高宗，并述钦宗的言语，高宗很现不悦之色，连韦太后也不便再说了。

秦桧又因与赵鼎、张俊不合，意欲暗中加害。平日检阅赵鼎奏章，有请立皇储之语，便嗾令中丞詹大方。劾赵鼎心怀诡计，妄图徽福。高宗竟将赵鼎徙至吉阳军。赵鼎自出知绍兴府，累为秦桧所劾，贬往潮州安置，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时事。至是又徙吉阳军，赵鼎谢表，有“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四语，又触动了秦桧之怒！不觉冷笑道：“此老倔强犹昔，看他还能逃得出我的手么？”未几，有彗星出于东方，选人康倬上书说：“彗现乃是常事，毫不足畏。”秦桧特擢康倬为京官，且请高宗特颁大赦，仰体天意，除旧布新。高宗从之，特下赦令。

其时，胡相张俊，由永州赦回，提举临安洞霄宫，充改万寿观使；后因和议告成，太后回朝，推恩加封为国公。浚以桧揽权，屡次要奏陈时弊，只为老母计氏，年已衰颓，恐言出招祸，致貽老母之忧，所以忍而不发。计氏深知张俊之意，便对他说道：“汝父对策文中，尝有二语，汝忘记了么？”原来浚父名咸，其策文中有二语道：“臣宁以言死斧钺，不忍不言以负陛下。”张浚听了母言，正要上疏论事。恰值因彗星出现，下令大赦。浚遂上表，极陈星变应先事预防，任贤黜邪，以固国家。秦桧见了，不禁大怒道：“我正要与他拼命，他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么？”立即唆令中丞何若等，联名劾论张俊，遂放浚居于连州，又徙永州。

从此秦桧势焰冲天，略不如意，立即贬官，就是与他同党，也不能免。那万俟卨，本来附和秦桧谋杀岳飞的。秦桧便引为参知政事，后因秦桧除拜私人不肯署名，当即斥罢。楼炤、李文会，皆由秦桧援引得副枢密，后因与桧略有违忤，相继罢免。

高宗待桧，恩遇更加隆重，封桧妻王氏为秦、魏两国夫人，养子熿举进士第一，授秘书少监，领国史。原来，熿本王曦子。王氏为曦之姊。桧素肯荫内，尝纳妾怀孕，为王氏所遂，重嫁仙游林氏，生下一子，取名一飞，冒姓林氏。桧虽知道，不敢收回，只得暗中提拔，官至侍郎，兼给事中。桧反无子。王熿之妻，亦甚嫉忌，也因妒宠；遂将熿出嗣秦桧为子。后来秦桧夫妇自金回南，即喜熿率妻往见桧夫妇，呼为父母。桧心甚为！立即以熿为嗣子。熿既掌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共五九十卷，所有从前诏书章疏，稍侵及桧，即改易焚弃，并自诵桧之功德，多至二千余言，请著作郎王扬、周执高进呈御览。王、周二，因此得擢高位。秦桧又禁私家著述，凡有守正阙邪诸学说，一律查禁，不得梓行。

秦桧孙名埴，欲取科第，恐不能中式，桧欲以中书舍人程敦厚作主试，为埴预备通关节，自觉不便启齿，因得一计，令人呼程敦厚至阁中谈话。敦厚奉命而来，不见秦桧，只得坐候，候人不来，无聊已极，忽见案头有书一册，以紫绫说成，极为美观，遂取来观看。书中端楷写赋一篇，乃是圣人以日星为纪赋，篇末有类贡进士学生秦埴呈文十字，其赋词像艳丽，大雅秘皇，敦厚心甚爱之，且因守候秦桧，遂儿坐窗下，仔细吟哦，几可背诵。砚童往来服侍，殷勤异常。守候至晚，秦桧竟不出外。敦厚见天色已是黄昏时候，未便再坐，只得退出，心内颇为诧异！未知秦桧是何命意，每一念及，尝为之惴惴不安。过了数日，即有诏下，命知贡举敦厚奉命，乃恍然大悟，即以前日所见的命题，秦埴果获第一。后人有诗咏秦埴以夙拘中选道：

砚童侍立大师窗，夙拘佳文未易降；
贡院无须戴羞帽，紫绫册里士无双。

秦埴既擢上第，桧亦愈蒙恩礼。绍兴十五年，秦熿复升翰林学士，兼侍读，又赐桧甲第，并缗钱金帛。高宗亲幸桧第，封桧妻两国夫人，赐号冲正先生；自桧妻以下，皆加封赠；且御书“一德格天”四字，赐桧立匾于阁内；许桧立家庙，御赐祭器。那恩遇的隆重，比到徽宗时蔡京间无二致。至绍兴十八年，有诏命秦熿知枢密院事。桧问同僚胡宁道：“儿子进院枢密，外议如何？”胡宁答道：“外议谓相公谦冲，必不效蔡京父子。”桧听了这话，心内十分不

快！表面上却不能不连声称是。回去与熈商议，只得由熈自疏乞辞，遂罢熈为观文殿学士，位次右仆射，旋又加阶少保。

是时中外官吏，揣摩熈意，专事迎合，意称熈为圣相，与皋、夔、稷、契比隆。因此祥瑞之说，又复纷起，雨雪称贺，海清称贺，连日食不见也说是嘉瑞休征，群臣又皆入贺。知度州薛弼，且上言朽柱里面，忽然现出“天下太平”五个字来。秦熈立即上闻，诏传史馆，因此高宗愈加视临安为乐土，目为熈之功劳，更加恩遇。秦熈又将洪皓、胡铨、郑刚中等再加贬逐，且必欲将赵鼎置之死地，吩咐吉阳军，随时查察，每月报告赵鼎生死。

赵鼎知道秦熈必不肯放过自己，遂致书其子赵汾道：“秦熈必欲杀我。我死，汝等尚可无虞；否则恐祸及全家。”发书之后，遂自书墓石，记乡里，及除拜年月，并写挽联一副，作为铭旌道：

身骑箕尾归天下，气作山河壮本朝。

又亲自写了遗表，乞归葬乡里，遂绝粒而死。南宋贤相，以赵鼎为首，既死之后，远近哀之。参政段拂闻讣叹息，为秦熈所闻，遂降为资政殿大学士。未几，又褫其职，谪居兴国军。

秦熈心还不足，要将和自己反对的人，一网打尽，使他子子孙孙永远不得翻身，方才快意。当初第一次议和的时候，秦熈曾引李光为参政，赞助和议。李光只道他因和图治，所以很是赞成；后来见秦熈罢黜诸将，尽撤守备，方知他的主和并无好意，遂当廷与熈争论，因此去职。秦熈怒犹未已，累贬谪至琼州、藤州诸处；又令两浙转运副使曹咏，诬称李光次子孟坚记录李光所作私史，语多诽谤。秦熈奏请高宗，流孟坚至峡州，李光遇赦不赦。又将胡寅、程瑀、潘良贵等一十八人，坐为李光私党，一概贬谪。

这时候的秦熈真是气焰熏天，连高宗都惧怕他，凡有奏事，简直不能不从。秦熈也存了取而代之之意，所以要把平日和自己反对的人，一齐除去，方好将南宋的江山垂手取来。

这日秦熈上朝，奏事已毕，大踏步趋出朝来，登舆回府，行至中途，忽有一大汉，手执利丸向秦熈舆中刺来。秦熈连忙躲闪，那刀锋戮在坐板上，幸未刺伤身体，忙呼家将捉拿刺客。那大汉要想再刺，无奈拔刀不及，已为秦熈家将一把擒住。秦熈虽没受伤，已吓得冷汗淋身，到了府中，还是身战不已，便命左右将大汉牵来，亲自讯问道：“你是什么人？受了何人主使前来行刺？从速供出主使之人名，还可饶你狗命。”那大汉面不改色，厉声辱骂道：“奸贼欺君误国，中国人民哪一个不要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俺乃殿前小校施全也是，欲为天下除奸。谁知奸贼命不该绝，误中坐板。我死之后，必为厉鬼，褫你之魂，看你逃往哪里去？”秦熈为施全痛骂，直气得浑身发抖，立命家将，押往大理寺狱中。次日，将施全磔于东市。秦熈经此一下，还恐有人谋他，遂选家将五十名，各持长挺，出则保护，居则守门。但是从此以后，睡梦中总见施全持刀杀来，又觉冤魂缠绕，得了一种怔忡之病，只得命人往灵隐寺，修醮许愿，倘得病愈，当自往进香礼佛；又延了许多名医调治，仗着参茸等物，持扶元气，方才渐渐全愈。高宗闻知秦熈有病，特地赐假休养，命执政至熈府第议事。秦熈因病已略愈，乘肩舆入朝，有诏令熈孙垵，堪扶掖升殿，免跪拜礼。

秦熈退朝，因病时曾许愿往灵隐寺进香，送亲莅寺中，焚香膜拜，在佛前默祷。众僧撞钟击鼓，十分敬恭，忽有一行者，蓬头赤足，浑身腌臢不堪，对着秦熈拍手笑道：“东窗下事，不是祈祷便能获免的。”秦熈听得行者说出“东窗”二字，知是有意讽刺。便怒道：“你这行者，说些什么？”行者又仰天笑道：“我是说东窗下事，不是祈祷便能获免的，与相公何涉？”秦熈便问寺内众僧道：“这行者可是本寺僧人么？”众僧答道：“这个行者，前日方来，语言疯颠，也不知他从何而来。”秦熈正要问他在哪里出家，行者不待询问，好似知道秦熈的意思一般，微微含笑，随口朗吟道：

丞相问我归何处，家在终南第一山。

吟罢了这两句，便回头而走，且走且言道：“拈懒在柳林会议，放汝归来，所办之事已毕，也可回去报命了，还恋恋什么？”秦熈听了此言，心内更觉吃惊！忙命左右，追那行者回来。那行者已大踏步而去，绝无踪影，还往哪里追赶呢？

秦熈听了行者柳林会议这几句话，为何要吃惊呢？只因当日达懒，因为南宋将帅，如岳飞、韩世忠等勇不可挡，拟遣秦熈夫妇回国，充作间谍，力谋和议，暗图诸将，密表奏闻金主。金主命大臣会议。诸大臣齐集于柳林地方，密议停妥，奏请金主，从拈懒之议，方才纵秦熈夫妇回国。这柳林会议的事情，秘密异常，行者竟能说出，怎么不要使秦熈吃惊呢？当下回到府中，一心纪念着那个行者，恐他将自己与金人的秘密事情泄露出来，心下甚为不

乐！王氏见秦桧面有犹豫之色，便问有何事故，使相公不乐。秦桧遂将灵隐进香，行者讽刺的话一一告知。王氏笑道：“相公多少大事也办了，如岳飞的勇悍，赵鼎的倔强，不费吹灰之力，便把来除了，何患一行者呢？他既说家在终南第一山，只派个干役，将他捕来，杀之以灭口，还愁他泄漏机密么？”秦桧听了，连连点头，遂令干役何立，往终南第一山去找寻那行者，务要将他拘捕回来。

何立奉命退下，不知终南第一山在于何处，向门人问，也没有知道的，又不敢违命不去，只得泣别了老母妻子，独自一人，四下去访问这终南第一山。去寻了多时，方遇见一个异人，指引了路径，到了山内，只见宫殿巍峨，上面坐着个和尚，戴了画庐帽，身穿袈裟，在那里预备审问事情。何立见两旁排列着许多差役，便隐身在后面，轻轻地向一人问道：“上坐何人？所讯何事？”差役答道：“地藏王菩萨审问秦桧杀岳飞的事情。”何立闻言，暗想：“太师安居临安，如何能到此地？”正在诧异，已见几个奇形怪状的凶恶差役，牵了秦桧到来，身上荷着铁架，已是蓬首垢面，与罪犯一样，哪里还像个太师呢？秦桧到了阶下，远远的见了何立，使向他说道：“汝可归告夫人，东窗事发了。”何立甚是畏惧，不敢答应，只得遥遥的看着。但见秦桧上去，跪在地上，那个和尚略略问了几句，秦桧只是叩头。何立距离得过远，也听不出讲的是什么。只见和尚又说了几句话，就有两旁的差役，将秦桧上了刑具，顿时听见一片惨呼号泣之声！

未知秦桧怎样受刑？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伏冥诛报应昭彰 立皇嗣择人付托

却说何立见两旁差役将秦桧上了刑具，只听得一片惨呼悲号之声！内心既觉惊惧，又复不忍，只觉自己的眼光一阵眩晕，及至看视，哪里有什么宫殿，什么和尚审问及秦桧受刑，惨呼悲号之声？自己的身体却掌在山中一块盘陀石上，好似做梦一般。何立心知秦桧必然禄数已终，连忙步下山来，赶回去，及至到了临安，秦桧果然病已垂危了。后人有一诗一首，咏何立寻访行者之事道：

心事谁知默祷间，满朝敢道相公奸；
九年伍佰无人识，去访终南何处山。

原来，秦桧自命何立去访拿行者。不上几日，韩世忠亦以病歿。世忠自己乞休致仕以后，杜门不出，谢绝世事，只因韦太后回朝，知道金人所畏惮的，只是韩、岳。岳飞已经冤死，惟韩世忠尚在。韦太后甚为器重，回銮的时候，特行召见，慰劳备至，后来又时常命使慰问，且谕令高宗，垂念功臣，晋封世忠为威安郡王。世忠虽然安居家中，并不干预朝政。秦桧因两宫敬礼世忠，倒还惧他三分；及至世忠既死，更加一无忌惮，竟至挟制高宗，任所欲为。高宗初时信任他，此时惧怯他，居然不敢得罪于他。秦桧私党张扶，且当众明言，请秦桧、金根车，吕愿中亦献《秦城王气赋》，秦桧心下暗喜！要学王莽、曹操故事，因此要大兴党狱，将所有反对的人，一齐处死，就可成事了。

恰巧王庶病歿贬所，其子之奇、之荀，扶棺大恸，誓报父仇。此言为桧所闻，立即将之奇流于海州，之荀流于容州；且因赵鼎鼎死，子孙甚多，要斩草除根，免生后患，暗中谋划了好几年，只是无机可乘。又因自己也时常生病，所以迟延下来。到了绍兴二十五年，潭州郡丞汪召锡密告知泉州赵令衿，尝观秦桧家庙祀，口内讽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二语。秦桧便将赵令衿滴汀州，临行时，赵鼎子汾，曾饯送令衿。秦桧闻知大喜道：“这番可以一网打尽他们了。”即嗾侍御史徐哲，劾奏赵汾与赵令衿，饮别厚赀，必有奸谋，下诏逮赵汾与令衿，下大理寺审问。赵汾等被逮入狱，秦桧暗嘱狱吏，逼胁赵汾，妄供与张俊、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同谋大逆。赵汾宁死不肯诬供，狱吏无奈，只得又依照从前处置岳飞的旧法，捏造了一张供状，送于秦桧。秦桧好似得了无价奇珍一般，捧了这张供状，来至一德格天阁，坐了下来，研墨取笔，要想加人数语罗织成狱，忽然觉得这枝笔，有千斤之重，再也举不起来。秦桧内心好生惊诧！不禁抬头仰视，隐隐的瞧见岳飞银盔白袍，立于空中，岳云、张宪分侍左右，刺客施全，手执大锤，直向自己背上打来。秦桧经此一下，直从太师椅中跌倒地上，昏迷不醒。其妻王氏，听得阁中好似有千钧重物坠地之声，连忙带了几个侍女，飞奔入内，见秦桧倒在地上，晕厥了去。王氏疑心他得中风病，连忙救

治。好容易醒了转来，只是用手揉了揉头，口呼饶命。王氏见此情景，更加惊慌！便与侍女，扶他到房中睡下，等他略略清醒，屏退了左右侍女，私下询问，身体怎样的不快？秦桧只是摇头，但说：“我已无命，快备一事。”说罢，又复晕去。王氏极力叫唤，方见他身体颤动，和杀猪一般，口中只呼饶命。王氏无法，只得去请御医王继先来诊视。

王继先与秦桧心腹之交，常在宫中伺察动静。高宗与韦太后有了微恙，先由断先诊视，只要一服药，就可奏效，因此，高宗深为宠信。继先便结交秦桧，专门联络内侍，窃探宫中隐事，挟制高宗，因此权势熏灼，炙手可热，竟至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居然珍宝充牣，富堪敌国。有御史劾继先恃有秦桧之援，贿赂公行。高宗反而斥御史道：“秦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汝敢妄劾么？”群臣听了这话，从此没人再敢说王继先的过失了。那继先更加趾高气扬，毫无忌憚，于宅旁另筑别馆，体制僭拟内苑，储临安名妓刘荣奴于馆内。其子悦道，因爱妓女金盼盼，也迎养于内。父子聚麀，互相淫乐。常令妓女开筵奏乐，制为新歌新舞。后闻钦宗上宾之信，禁止筵乐，继先乃令妓女，舞而不歌，举手顿足，以为欢笑！名为哑乐。又在湖州旧居，建筑大第宅一座，由临安载现钱二十万贯，前往堆垛，称为镇宅钱；令义子都统制王胜，相送前去。那王胜绰号王黑龙，本隶张俊部下，因罪，俊贲送建康军中效力，深知继先甚得高宗宠幸，遂投于继先门下，拜为义父。继先遂力荐王胜可以大用，擢为统制。继先阴蓄异志，暗养无赖恶少五百人，制备桃花绣甲，刀枪牌棒及一切兵器，日夜训练，冀成劲旅。事情泄漏，为殿中侍御史杜莘所劾，编管福建居住，子孙永远勒停。后人有诗咏王继先，不过一个医官，势力竟能如此雄厚：

家筵静看无声乐，别馆争排镇宅钱；
练得桃花绣甲队，义儿相送上江船。

秦桧得病，去请继先诊视。他这时正在得势的时候，只因和秦桧是心腹至交，不便推辞，立刻前来。哪知秦桧见了继先，睁大了一双眼睛，呼他为岳少保；忽然又呼他为施义士，停了一会，又哀求他饶命。王继先见了这般模样，知是冤魂缠绕，直吓得战战兢兢，坐立不安，勉强开了一张药方，连忙辞去。

秦桧服了药，更加病重，连声呼痛，身上也现出青红之色，好似受了刑具一般。王氏等正在忙着，何立已从终南第一山回来请见秦桧，以便得命，王氏令他不必进见。偏生秦桧又清醒转来，闻说何立回来，一片声叫何立进见。王氏传他进内。何立至床前下拜，秦桧不待他开口，便下泪道：“终南第一山的事情，我已知道，你一片诚心奉了命，不惮程途遥远，能够前去，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但是我已没有命了。”又是一声哀号惨呼！何立听他呼痛之声，晚与终南第一山受刑一般无二，心内不思再听，只得含泪退出。何立方退，高宗御驾降临。王氏与秦桧等，连忙迎接。高宗人内问疾，秦桧倒还清醒，只是口内不能说话，惟有看着高宗流泪。高宗见了这般情形，便面谕秦熺道：“卿父病已垂危，恐难挽救了。”秦熺乘机奏道：“臣父倘有不测，他日继臣父后任的，应属何人？”高宗闻言，摇首道：“此事非卿所应干预。”言罢拂袖而出。回宫之后，命直学士沈虚中草制，命秦桧父子致仕，并加封桧为建康郡王，熺为少帅，桧孙坝、堪，均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这日夜间，秦桧自嚼其舌，几成粉碎而死。

桧在相位十九年，一意与金议和，摧残善类，密布羽党，所有忠臣良将排斥殆尽。凡弹劾文字，均由桧亲自拟稿，令台谏录陈，奏牍中皆，罗织周内之词。廷臣见了，皆知为老秦手笔。辅政大臣，略有违忤，即加贬谪，故秦桧人相十九年，参政易至二十八人。且贿赂公行，不畏清议，因此家中财产，富可敌国。外国珍宝，至桧已死，尚有馈送前来的。到了晚年，潜储不臣之心，高宗见之，亦复畏惧！至桧死后，高宗常语杨存中道：“朕今日始免于膝裤中带匕首了。”可知秦桧的跋扈不臣，高宗的畏惧奸人了。但是，高宗虽知其奸，还追赠为申王，赐谥曰忠献，直至宁宗开禧年间，始追夺王爵，改谥缪丑。桧之墓在金陵牧牛亭，墓身前丰碑兀立，不镌一字。相传秦桧既死，求人撰神道碑。当时士大夫，因桧枯权恃援，力主和议，诛杀勋旧，诬陷忠良，故鄙其为人，且畏物议，虽有诏命为桧撰碑，竟无一人肯执笔代撰的。后人诗咏之道：

不见文章立墓门，牧牛亭上泣奸魂；
东窗事犯须臾事，夜半犹然忆子孙。

秦桧死后，未几，其妻王氏亦以病死，与桧同葬于建康。至明朝成化年间，其墓为盗所发，窃取珍宝金银，价值巨万。案发后，窃墓贼就获，官往检验，桧与妻王氏，皆僭用水银为故殓，故尸体未毁，面色如生。当下碎刷其尸，投于溷厕，并减轻盗墓之罪！人心大快！千百年后，犹至碎尸投溷，令人恨视奸臣的报应，可谓显明已极了。

张俊于桧死前一年，已经病歿。害岳飞的人，还剩了一个万俟卨，生存于世。万俟卨因为失欢于秦桧，贬谪杭州。高宗因此疑心万俟卨不是秦桧一党，竟召为尚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汤思退知枢密院事，张纲参知政事。

汤思退平日阿附秦桧，桧歿时，嘱以后事，馈金千两。思退疑桧赠金，是有心尝试自己的，所以辞却未受。高宗闻得思退却金一事，也以为不是桧党，因此特加拔擢。沈该也得参政，乃是随俗浮沉的人，毫无建树，所以秦桧虽死，仍与未死一般，朝政绝无起色。

还亏得张纲，因为桧所嫉，给以事中乞休，家居二十余年，此时召为吏部侍郎，升任参政，颇有正色立朝，不挠不屈的气概。御史汤鹏举等，仗着他的援助，追论秦桧欺君误国，党同伐异诸罪状，乞黜退桧之姻党，因此端明殿学士郑仲熊，户部侍郎曹泳，侍御史徐哲等，皆陆续罢免。赵汾、真令衿免罪出狱；王之奇、之荀兄弟二人，许其自便居住。张俊、洪皓、胡寅、张九成等，尽还原官。迁李光、胡铨于近州，又追复赵鼎、郑刚中等官阶。

张俊复官之后，本因母丧，意欲扶柩归葬，恰值高宗因替现求言，遂上疏言万俟卨、汤思退、沈该，不治众望，难胜宰辅之任，且金人贪欲无厌，恐将启衅；宜任贤才，以期安内攘外。沈该、汤思退见了此疏，异常怀恨。万俟卨更加忿怒！遂嗾令台谏劾论张俊煽惑人心，搅动国是，重又安置永州。未几，万俟卨亦以病死。万俟卨阿附秦桧，勘问岳飞，擅动非刑，致岳飞而复苏，所以后人特在岳王墓前，用铁铸成四个人的像，跪在那里。这四个像，乃是三男一女。女像乃秦桧之妻王氏，三个男像，便是秦桧、万俟卨、张俊，至今还在岳墓之前。游玩之人见了四个铁像，莫不唾骂！甚至有以秽物，塞了铁像口鼻，以泄忿恨的！并有人题诗道：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可见敬仰忠臣，忿恨奸臣，人人同具此心理。

到绍兴二十九年，沈该以贪默罢职，以汤思退为左仆射，陈康伯为右仆射。因为韦太后八十寿诞，举行庆祝。典礼既毕，太后便觉身体不豫，病了数日，即崩于慈宁宫。高宗悲恸不已，上尊谥为显仁皇太后，葬于永佑陵旁。时高宗年已五十有余，尚未生育皇嗣，本来属意于普安郡王瑗，因为秦桧所挟制，故迁延至今，尚未建立。此时韦太后驾崩，念及自己无后，意欲立瑗为皇嗣。但因当初选宗子进宫时，曾有二人，一人赐名为璩，现亦加封为恩平郡王。虽当初试验优劣，高宗已知瑗胜于璩；但现在长成之后，两位郡王，皆是品貌端方，骨骼凝重，不愧天潢贵胄，一时竟分不出高下来。所以高宗心下，很觉迟疑，不能决断。默想了半日，忽得一法，命内侍撰选了美丽宫女二十人，分赐于普安、恩平两邸。二王蒙赐，谢恩而退。普安郡王瑗，得了十个宫女，却只令给事左右，绝不相犯；恩平郡王璩，得了十个宫女，便左拥右抱，日夕取乐。过了一年，吏部尚书张寿，入见高宗，偶然谈及皇储一事。张寿乘机言道：“立储乃国家大事，今日国计，无过于此，请陛下于普安、恩平两邸，择一建立。”高宗点头道：“卿言甚是！朕当选择一人，即行册章。”张寿既退，高宗命向两邸，调回去年赐给的二十个宫女。在普安邸中的十个人，尚是处女；那恩平邸中的十个人，都已破瓜了。高宗乃决计立普安郡王瑗为皇嗣，因将分赐宫女一事，告知吴后。吴后亦赞成立瑗为嗣，商议已定，尚未宣布。利州提点刑狱范如圭，选择至和、嘉祐间名臣表疏，三十六篇，进陈御览。高宗知道他在讽谏，即日明下诏谕，立普安郡王瑗为皇嗣，改名为玮。加封恩平郡王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寺，改称皇侄，仍将宫女，一概给还。册礼落成，中外人心大悦！

忽右相陈康伯人报高宗道：“金人恐要败盟，请陛下速筹边防才好。”康伯之言，刚才说毕，汤思退很觉不快！接口说道：“去岁使臣回来，还说邻国恭顺，和好无他。这败盟的话，从何而来。臣以为都是沿边守臣，图立战功，妄觊封赏，所以有这讹传。”康伯微笑道：“恐怕此悉未必是讹传了。陛下不信，可召问吏部尚书张寿，就可知道这消息，并非假的。”高宗忙传张寿入见，询问败盟的消息从何而来？张寿便将如何能得这消息的原因一一奏知。

原来，南宋与金国和好以来，每年遇到两国皇帝生辰及正旦，必定互相遣使祝贺。这一条也载在和约里面，是每年必要履行的。今年金国派来贺正旦的使，乃是礼部尚书史宜生。这史宜生本来是中国福建人氏，遇见一个善相的僧人替他看相，说他两颧高耸，天庭相配，地角方圆，是个公卿之相，后来又看他的手和手腕，说道：“你身上的汗毛，一齐向上逆生；臂上的毛，且复于手腕，必定要投往他邦，背了祖国，方得富贵。”史宜生听了这话，也似信不信的，抛在一旁。过了一二年，忽然遇着一个龟山僧人，器重宜生的才干，愿意介绍他到金国去做些事情。宜生陡然忆起从前相面的话来，便欣然答应，随了龟山北行。不上几年，居然一帆风顺，在金国做到礼部尚书；金主亮便派他做了贺正旦的使臣。这史宜生，本是中国人，宋朝乃是他的祖国，乃是有心要帮助的，他早已知道金主亮，四下调兵，要想与宋开战，不过还没有宣布就是了。宜生沿路行来，见宋朝全无准备，边院空虚，心内很觉担忧，便拿定主意，泄漏机关，好使宋朝早做防备，免得被金兵突然杀来，弄得国破家亡。及至到了临安，便至班荆馆休息。宋朝与金修好之后，便在离临安三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座使馆，取名为班荆馆，专为北来使臣，寄宿及筵宴之所。照例北使到了班荆馆，派有馆伴使陪侍。这次派的馆伴使，是吏部尚书张寿，依着向例，引使臣诣馆入贺，赐御筵于馆内。传宣抚问买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一切礼毕，史宜生便和张寿叙谈，并说起自己也是宋

人，不过在金为官的话。张寿见史宜生谈话颇为直爽，也就很觉亲近。史宜生有意要吐露金人将欲败盟，引兵南下的消息，只因还有副使在座，不便直言，遂向张寿使了个眼色，故意望着北方说道：“今日北风甚劲，阁下须要小心防备，恐生寒疾。”张寿为人，本来机警，见史宜生向自己先使眼色，然后说这两句话，明明是指着金人，要从北南下，叫宋朝早些防备的意思，便点头答道：“足下之言甚是！自当小心预防。”史宜生还恐张寿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故意取了案上的笔，扣着桌沿说道：“笔来，笔来。”张寿更加明白，他是说金兵必定要来的意思，便和他们支吾了一会，匆匆的回来告知陈康伯，所以康伯入报高宗。请速防备。偏是汤恩退说是讹传，只得请高宗召问张寿。

张寿人见把详情陈明，又对高宗道：“金主亮弑主弑母，残忍已极。陛下不可不防。”高宗点头称是，遂即请求兵备。但金主本名亶，怎么又说金亮呢？

欲知这个原由，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弑君主篡夺大位 杀嫡母灭绝人伦

却说金主亶，初即位的时候，以干本治内，兀术任外。两人内外夹辅，政治甚为清明，黎民也很安绪。金主亶又喜研究文学，志在兴学。在上京建立孔庙，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为衍圣公。不料挾懒以谋叛伏诛，其子胜光都郎君，逃奔西北，结连了蒙古，侵犯边境。

蒙古民族乃是唐代的室韦分部，居住于翰难河、克鲁伦河两流域。初时属辽，金人灭辽，遂属于金。至酋长哈不勒，有众数千，金乃册封哈不勒为蒙兀国王（蒙辅国王），将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尽数割让，方能平安无事，休兵息民。

此时又助挾懒子寇边，兀术从汴京北返，调兵往征，屡战不能胜，只得与蒙古讲和修好，又割界了几处地方，方才了事。兀术因行军勤劳，班师回来，即以病死。兀术既歿，外无大将，镇压敌国；内中又有皇后裴满氏（费摩氏）干预朝政，朝臣皆结纳内援，以图荣显。金主亶欲立继嗣，又为裴满氏常挟制，因此内心郁郁不舒，纵酒消愁。不料酒后变易性情，金主亶以积郁而纵酒，以酒醉而发怒，常常的手戮大臣，连宋使王伦，也为杀死。金主亶又以迪古乃平章政事。迪古乃为干本之子，改名曰亮，乃金主亶从弟，自以为系出天潢与金主亶同属太祖之孙，常常存着篡弑的意思，又与裴满后暗中通奸。金主并不知道，且擢亮为右丞相。适遇亮生辰开筵，金主赐以宋司马光画像，并玉吐鹞馱马。不意裴满后与亮通奸情事，为金主所闻，因未得证据，只得忍耐，却将所赐之物，尽行夺回。亮因此更怀怨望。金主弟常胜，加封胙王，颇得信任，为亮所惮，乃日加谗间，说胙王谋逆，加以诛戮。胙王妻名撒卯，颇有姿色。金主取入后宫，极为宠幸，裴满后顿生妒意，亲向金主责问。金主大怒，立将裴满后杀死，又杀德乌库哩氏、瓜尔佳氏，将撒卯立为皇后。亮见裴满后被杀，恐祸遂及身，逆谋益亟，暗中结纳侍卫长仆散忽土、卫士徒单、阿里出虎（额勒楚克）、内侍大国及尚书省令史李老僧，秘密进行，欲杀金主。于皇统九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日，仆散忽土、阿里出虎，入值宫内，至二鼓时，由大兴国逃取符钥，亮与妹婿徒单贞（图克坦贞）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理大卿达、李老僧等，各怀利刃，直入禁中。唐古辨本为金主亶女婿，亮又是皇弟，卫士们不敢拦阻，任其入内，直抵寝殿，碎门而进。金主亶惊起欲遁，为阿里出虎、仆散忽土砍倒于地。亮上前加了一刀，遂即死去。亮即率众出宫，连夜召集群臣，臣闻召，还疑另有他变，急趋入朝，方知金主亶被弑，亮欲自立为帝，见亮杀气满面，左右露刃环立，哪个敢出声说一不字，惟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略有异言，立即杀死。群臣更加畏惧！莫不慑服。亮遂自称皇帝，以秉德为左丞相，唐古辨为右丞相，乌达平章政事，废故主亶赦东昏王；追谥裴满后为悼平皇后，下令大赦，改元天德，追尊父干本为皇帝，庙号德宗；嫡母徒单氏（徒克坦氏）、生母大氏，皆为皇太后。徒单氏居于东宫，大氏居于西朝。又大杀宗室，将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粘没喝子孙三十余人，尽皆屠戮，诸宗室亦杀死五十余人。又杀宗室左副元帅撒离喝等，并夷灭其家族，且因左丞相秉德，不先劝进，也行杀死，戮及亲属。从此建筑宫观，注意声色，令左丞相张浩，右丞相张通古，改筑燕京宫室，一切制度悉仿汴京式样，遍饰黄金，加施五采，金屑在空中飞舞，散落如雪；每一殿成，工费以亿万计，略不如意，即行撤造。金星即成，必须贮以佳丽。见叔母阿懒美艳绝世，遂杀其叔阿鲁布，娶阿懒入宫，封为昭妃。又令徒单贞对宰相说道：“朕嗣续未广，所诛党人妻女，可尽令人宫，以便选择。”张浩等立将犯妇百余人，选入宫中。金主亮挑选了四

个最美丽的，一为阿鲁子，鲁莎啜之妻；一为胡鲁，华喇与鲁皆太宗子，胡里刺之妻；一为胡里刺弟，胡失打之妻；一为秉德弟，嘉里之妻。四个美人，收入后宫，朝夜取乐，十分快意！就中尤嘉里之妻，性最淫荡，工于献媚，加封为修仪。过了几日，忽然又想起乌达之妻唐括定哥(唐古定哥)想道：“唐括定哥，曾与我要好异常，约为夫妇，只因乌达有功，不忍杀他，授为崇义军制度使。他竟携妻同去，我已长远不见了，岂可将他抛却了么？”当即密谕唐括定哥，竟将乌达杀死，并允立为皇后，否则就要加以灭族之罪。密谕下去，那唐括定哥，竟将乌达缢死，前来朝见。金主亮大喜，即封为贵妃，大加宠幸。惟唐括定哥，生成妖淫之性，在家中本与俊仆私通，入宫之后，金主亮宠妃甚多，哪能朝夕厮守，唐括定哥又将俊仆暗中事人，重叙旧情。金主亮得知此为，立将俊仆杖死，唐括定哥亦赐令自尽。唐括定哥死了，亮又不免追悔，闻得唐括定哥之妹，名为唐括石哥，生得更为较美，嫁于秘书监完颜文为妻，即诏令颜文，献妻入宫。完颜文不敢不遵，献将上去，当即封为丽妃。里记起甥女富察彻辰，很为美艳，已嫁于伊里布为妻，复命伊里布献出。旋闻济南尹葛王乌禄(乌鲁)之妻，乌林答氏(乌陵噶氏)风姿绰约，才调过人，又下诏令他人宫，乌林答氏与乌禄泣别道：“我若不去，必然累及于王，我此去定不失节，王请放心。”乌禄不禁大哭！乌林答氏遂上车北去，行及良乡，即以所携金剪，自刺而死。金主亮闻报，且怒及乌禄，遂降他为曹国公。大刮宗室妇女，入后备廷，不论亲戚姊妹，姑嫂侄女，但有美色，无一得免。寿宁县主、什古为翰离不女，静乐县主薄刺及希延，均为兀术女，锡古兰为讹鲁观女，混同县君苏垆和琢与妹伊都，为阿鲁女与金主亮为从姊妹。郝国夫人重节，为蒲卢虎女，孙是金主亮侄女，张定安妻乃喇固，为太后大氏兄嫂，富鲁和琢，为丽妃石哥妹，皆已有夫。金主亮尽行召入纳为嫔御，日夕宣淫。每遇与妇女交合，必定要撤去邀幔，奏起音乐，召集妃嫔，围坐纵观，又在床前铺满了地衣，命妃嫔们裸逐为戏，至兴发时，即抱卧地上，交欢取乐，玉体横陈，金莲高耸，任情欢娱。金主意尚不足，听说江南多美妇人，并且宋朝宫中的吴皇后、刘贵妃，皆又美貌绝伦，精通翰墨，心内很是羡慕！平日又纵观诗词，曾见柳永作《望江潮》词一阙，送钱塘帅孙何，说得浙江的杭州地方，风景清丽，山川秀媚，真个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金主亮梦魂中也惦念着江南地方，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往临安，游玩一番。无如地限南北，那江南又是宋朝的世界，不能如愿，只得常常的讽诵着柳永那阙《望江南》的词儿，以寄相思。其词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金主亮，讽诵再三，愈讽诵，愈思慕，踌躇多时，忽下决心道：“要多得美人，赏玩风景，非取江南不可，况朕身为天子，有这样好地方，不一往玩赏，岂不枉为一国之君。现在也顾不得誓约和好了，只要兴兵南下，灭了宋朝，还愁江浙地方不为我有什么？”当下决定了主意，正要四处调集兵马大举南侵，不意生母大氏一病不起，临歿时，向金主亮道：“我与徒单太后，情同姊妹，和好无间。你迁都燕京，将他抛在会宁，未曾迎来，如今我已将死，还不能会见一面，与他诀别，真是恨事！我死以后，你要将他迎来，如同事我一样。我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说毕而逝。

原来，徒单氏与大氏，在金主亮初即位时，本来分居东西二宫，后开徒单氏生辰筵长庆祝，大氏亲手斟酒，跪地进献，徒单氏正与公主宗妇说话，一时没有留心，致令大氏长跪片刻。后来觉着，连忙亲自起立扶将起来。金主亮心疑徒单氏故意如此，当时虽没有言语，到了次日，竟将诸公主宗妻召来，责备他们不应与太后谈笑，各杖数十。大氏闻知，连忙出阻。金主亮哪里肯听，径行责打，行杖已毕，又仰天笑道“好令他知我厉害。”徒单氏闻得此事，心怀不乐！因此迁都燕京，便没有相随同行。

至是金主亮奉了生母遗命，便亲自往迎，且令左右持杖两根，跪着对徒单氏道：“亮自知不孝，久违定省，请太后惩处。”徒单氏见他如此，便亲自将他扶起，叱退左右，随同来至燕京，入居寿康宫。金主亮貌为恭顺，太后起居，必亲自扶掖，若有所需，从无一违，中外称他孝顺。到了绍兴三十一年，钦宗歿于五国城，金主亮秘不报丧，命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员外郎王全，至宋贺天中节。临行之时，对王全道：“汝见宋主，可责问他沿边买马，招纳叛亡，且毁南京宫室，阴怀异志。若诚心修好，速割汉淮地与我，方可赎罪。”王全等到了临安，入见高宗，便将金主之言，一一转达。高宗道：“公亦北方名家，奈何出此背理之言。”王全道：“汝国君臣，莫非因赵桓已死，敢生异志么？”高宗闻得此语，立即起身入内，命辅臣询问渊圣之死，金使答道：“已死数日了。”于是诏令举哀，上尊谥为钦宗皇帝，总计钦宗在位二年，被掳居金，三十余年，寿六十一岁。因为钦宗丧事，把金使的要索，置之不理。金使催逼辅臣，陈康伯道：“天子遭了大丧，哪有心情议及此事。贵国若顾念旧盟，本可无用多言；否则只好再议

了。”金使再欲争执，康伯不再与言。金使无法，乃悻悻而去。

康伯急入见高宗，请从速防边。高宗下诏，命同安郡王杨存中与三衙帅赵密，同至都堂议事，又命侍臣台谏，一同往谏。陈康伯首先说道：“今日不必议和与守，只当论战。”杨存中接口道：“强邻败盟，屈不在我，自应主战。”惟赵密与右仆射朱倬，绝不发言。康伯见两人袖手旁观，只得对杨存中道：“现在金人决意败盟，虽承认其要求，恐亦难止兵端。但既要主战，必须君臣上下，并胆同心，乃可一战制胜，且待我入朝申请，俟皇上意思坚定，然后再议，如何？”存中赞成此言，众人遂即退出。

康伯详加探访，始知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阻沮用兵，且劝高宗驾幸闽蜀。于是手缮章奏，陈说金人败约，天人共愤，事已有进无退，请圣意坚决，速调三衙禁旅，出扼襄汉，观衅而动，勿再迁延。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亦上奏诛张去为。杨存中又上备边十策。遂命主管兵马司成闵，引兵三万，出戍鄂州，与守襄阳的吴玠，互为应援，并将金使王全所言，遍谕诸路统制，及郡守监司，命他们随机应变。命吴玠宣抚四川，与置制使王刚中，措置边防，起刘锜为江淮浙西置制使，屯驻扬州，节制诸路军马。

宋朝方在这边慎修军备，金主亮那边也接到高、王两使回去报告了宋朝的事情，顿时怒发冲冠道：“他敢违抗朕命么？朕视灭宋，易如反掌，待得了宋朝疆土，那时再讨平高丽、西夏，合天下为一家，方算得是一统哩。”哪知，方使掌牌印官燥合（素赫）往西北路募集故辽兵，辽人不愿行。燥合以势逼勒，鞭笞交下，西北路招讨使译史萨巴，乘人辽人怨恨的机会，攻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聚众叛金，立故辽遗族老和尚（楞华善）为招讨使，联合咸平府穆昆括里，集众数万，声势日盛。金主亮命仆散忽土往讨，忽土陛辞之后，又入谒太后，徒单氏蹙额言道：“国家世居上都，既徙中都。今又欲往汴京，且要兴兵，征伐南宋，恐人民怨望，将生他变。我已劝过数次，终不肯听。今辽人又叛，如何是好？”忽土劝慰了一番，遂即退出。

不料徒单氏身旁有个侍女高福娘，暗与金主亮私通，徒单氏一言一动，必往报告。今天对忽土的一番话，福娘又去告知。金主亮怒道：“他不愿往汴，我偏要前往；他不愿伐宋，我偏要去伐。”当即传令迁都，立即挟了徒单氏和后宫嫔御，文武诸官，即日至汴，徒单氏入宫居宁德宫。搜捕宋、辽宗室一百三十余人，一律处死。未几，高福娘又诬报徒单氏在宫日夕怨望，将有废立之意。金主亮大怒道：“怪不得他私下养着郑王充，现在郑王的四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他想废了我，立他做皇帝么？”立刻取所佩剑，命点检大怀忠道：“你可以此剑，往取宁德宫老嫗之命，前来报我。”大怀忠持剑至宁德宫，徒单氏正做樗蒲之戏。大怀忠当面叱道：“快跪接诏书！”徒单氏愕然问道：“何人诏书要我跪接？”言还未毕，尚衣局使虎特末（华特默）已向他背上，连击三拳。徒单氏倒在地上，已竟垂绝。高福娘又取一绳，套在他头上，可怜金国的太后，已一命呜呼了。大怀忠等回去复命，金主亮命将太后尸体弃于水中，并捕郑王充二子，一同杀死。且恐仆散儿土拥兵在外，另生他变，召取回国，结果了性命。封高福娘为阏国夫人，其夫特末哥为泽州刺史。遂大举侵宋，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命奔睹（瑛都）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纥石烈良弼（赫舍里良弼）为右大都督，乌延蒲卢浑（乌延富纳浑）副之。苏保卫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完颜郑家奴为副，由海道趋临安；刘萼为汉南道行营都统制，由蔡州进窥襄阳，徒单合喜（图克坦喀尔喀）为西蜀道行营都统制，由凤翔趋大散关，左监军徒单贞，另将兵二万人淮阴。分遣已毕，又召诸将，面授方略，赐宴尚书省，各各痛饮，以为凯捷之兆。且亲制《喜迁莺》词一阙，赐予诸将，以示褒宠，其词道：

旌旄初举，正祛骥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砾戟翼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

此去毋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蕴，果见功成旦暮。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盈路。

赐诸将筵宴已毕，分道出发。金主亮亦命皇后与太子光英留守。张浩、萧玉、敬嗣辉留治省事。自己戎装佩剑，尽带后宫妃嫔，随军进行。

先是金主亮，因诵柳永《望江潮》词，羡慕临安江山之胜，遣使赴宋，令画工同往，绘取临安潮山风景，持回作为屏障，且命添人已像，作立马吴山顶上之状。亲题一绝于屏上道：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至是对侍臣道：“朕此次兴师南行，正可实践诗中之言，混一车书，灭却宋朝，立马于吴山第一峰了。”金兵约

六十万，号称百万，毡帐相望，旗鼓连续不绝。徒单合喜，长驱而进，直薄大散关，令游骑攻黄牛堡。守将李彦坚，飞书告急，人情危惧！大有不能终夕之势。

未知宋人如何对敌？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陈家岛将军奏捷 采石矶书生立功

却说金将徒单合喜，长驱西进，直薄大散关，令游骑攻黄牛堡。守将李彦坚，飞书告急。置制使王刚中，乘快马疾驰二百里。至直抚使吴玠营中，吴玠尚在帐中高卧未起。刚中急呼之起，正色言道：“为大将者，与国家休戚相关，奈何敌兵入境，尚酣卧不起呢？”吴玠大惊道：“有这等事么？”急率帐前亲兵，押甲上马，与刚中驰抵杀金兵，扼守青野原，调取省兵，分道速进，救援黄牛堡。

徒单合喜，见宋军四集，不敢进攻，退兵驻扎桥头寨。吴玠遣裨将彭青，引兵夜出击破敌营，金兵退回凤翔。攻黄牛堡的兵，也为李彦药用神臂弓射退。西面一路的金兵，已是失利而回。吴玠遂乘势令彭青收复陇州，刘海收复秦州，曹休收复洮州。西北一面，已可无忧了。

东北一方面的大名府，已属于金，有高平人王友直，素喜研究兵法，尝既然有恢复中原之志，听得金人背盟南下，遂结联地方豪杰，权称河北等路安抚置制使，遍谕州县，起兵勤王。不上几天，便集众数万，分为十三军，进攻大名府，一鼓而下，遵奉绍兴正朔，遣人人朝奏闻。后自寿春来归，授为忠义都统制。宿迁人魏胜，颇有智勇，充当弓箭手，闻得金兵南来，亦聚集义士三百人，渡淮取涟水军，进攻海州。先于各处树立旗帜，设置烽火，以为疑兵，又招降守兵道：“金人背盟兴兵，朝廷遣师问罪。开门迎降王师者，秋毫无犯。”城中人民，闻得宋兵到来，莫不欢跃，争先迎降。魏胜驰入城内，擒金知州高文富，阵斩高文富子安仁，其余未戮一人。又晓谕朐山、怀仁、东海、沐阳各县，一概反正，并蠲免租税，释放罪囚，尽发仓库，犒赏战士，驰檄远近，四方响应，乘势进克沂州，获甲具数万。金将蒙恬镇国，率兵万人来救海州。魏胜早得探报，派兵埋伏。待得金兵到来，伏兵骤起，杀死金将蒙恬镇国，余众悉遁。淮南总管李宝，奏陈魏胜功绩，擢为知海州事。

金主亮得了数处惊报，要率师渡淮南进，命李通往清河河口，建筑浮梁，以便济师，深恐魏胜截他后路，乃分兵数万，往取海州。魏胜驰向李宝求救，宝正引兵航海，要从海道拒敌兵于胶西，闻得急报，遂带兵往救。恰值金军已抵新桥，离海州不过十余里，李宝挥兵迎战，正在拼命酣斗，魏胜又领兵出城，两面夹攻，金兵腹背受敌，只得溃退。魏胜回守北关，金兵再进，再被杀退。未几，又悉锐攻东城。魏胜单枪匹马，驰出城外，对着敌阵瞋目大呼，金兵惊骇而退。次日清晨，阴云四塞，城内不见城外，金兵乘势，四面来薄，又不能下，乃拔营而去。

李宝解了海州之围，遂引舟师，亟往胶西白石岛。恰值金将完颜郑家奴率战舰出海，泊于陈家岛，与李宝相隔仅有一山。宝乃祷于石白神，北风忽起，即乘风出薄敌舰，顿时间鼓声大起，海波沸腾，敌人大惊！慌忙起碇解缆，兴帆欲出，无如风浪湍急，舟不得驶，因此兵士慌乱，无复行列。李宝用火箭注射，火随风势，延烧战舰数百艘，未曾着火之敌舰，尚欲迎战。李宝喝令壮士跳上舰去，用短刀乱砍。金兵措手不及，杀死无数。完颜郑家奴亦受伤而亡，余将倪洵等，弃械愿降。李宝将降将上献，降兵收留，夺得统军符印及文书器械无数，粮米万斛，余物不能载归，尽行焚烧。火光熊熊，历四昼夜始息，海道的金兵，又复覆没。

金主亮连得败耗，忿怒交扼！欲向清河河口济师，却有宋将刘锜引兵暗守，埋伏水手，遇见敌舟，即用钉凿沉，又不敢渡将过去，只得改往淮西渡河。守将王权，不从刘锜命令，闻得金人到来，弃了庐州，退守昭关。金主亮渡淮，入庐州，王权又退至和州。未几，又退屯采石矶。刘锜闻得金兵渡淮，也只得退还扬州。金兵陷和州，又遣高景山引兵攻扬州。刘锜因患病乃自扬州退驻瓜州。扬州为金兵夺去，难民沿江而下，道路几塞。刘锜力疾至皂角林，收抚难民，且令步将吴越、吴琦、王佐等，整兵御敌。金将景高山，引兵杀来。刘锜跃马骤出，挥军突进。金兵分为两翼，围绕上来，刘锜左冲右突，督兵死战，历两时之久，坐马受伤而倒。刘锜下马步战，杀了一条血路，引兵回营。

高景山领兵追来，忽然，树林中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射伤许多金兵，只得退下。你道树林里的伏兵从何而来？乃是王佐见刘锜被围，一面令弓箭手埋伏，一面领步兵往救。恰巧刘锜退回，敌兵追来，一阵乱箭，射退了金人。刘锜回营，忙换了坐马，招集诸将，追杀金兵。高景山没有防备，被刘锜一马冲来，手起刀落，斩于阵上，余众

大溃。刘锜收兵回营，病势大剧，只得上疏求代。此时两淮警报传到临安，高宗命杨存中入殿，意欲避敌，令他转问陈康伯。存中奉命而往，康伯接入，解衣置酒，商议大计。存中道：“皇上又想航海避敌了。”康伯道：“我亦闻得此信，明日当竭力谏阻。”存中亦以为然。康伯次日入见高宗，极言不可航海。高宗意亦感悟，康伯始退。不意过了一夜，又奉到手诏，且有“敌若未退，当散百官”之语。康伯见诏，心下愤甚！立刻取火，将诏书毁去，驰见高宗道：“百官散去，陛下之势益孤。臣请陛下发憚亲征，前时平江之役，陛下想还记得。”皇嗣玮，亦因群臣请驾避敌，不胜愤懑！奏请亲为前驱，与敌决战！高宗经这两人一激，方才有些振作，命叶义问督师江淮，视刘锜之疾；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下诏亲征，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请起用张俊，乃复俊原官，判建康府。褫王权职，编管琼州，命都统制李显忠代统权军，召刘锜回镇江养病，锜乃留侄汜，率千五百人，扼守瓜州。都统制李横，率八千人为援应。金主亮陷了两淮，分兵犯瓜州，刘汜用克敌弓，射退金兵。叶义问到了镇江，见刘锜病已沉重，不便言及战事，但令李横暂统刘锜之军，督兵渡江，并令刘汜继进。李横以为不可径渡，刘汜颇欲出战，人问刘锜。锜意不欲出战，连忙摇手阻止。汜不以为然，乃拜家庙而行。叶义问又促李横进兵，李横只得与刘汜同时渡江。方才登岸，已见敌骑驰来，势如狂风暴雨。刘汜见了，胆落魂飞，下船逃走。李横独力抵御，如何招架得住？左军统制魏俊，右军统制王方，一齐战歿。李横慌忙退走，连都统制印亦致失去，部兵十死七八，大败而遁。叶义问得了败报，亟走建康，但命虞允文驰往芜湖，迎李显忠交代王权兵马，乘便犒军。允文到了采石矶，王权已去，李显忠未至，军士三五星散，一齐解鞍束甲，坐在道旁，见了允文，方才起立行礼，通报各队将弁，统制时俊等出来迎接。允文才入帐中，便有侦察来报，金主亮已渡了江了。

原来金主亮，闻得瓜州大捷，遂筑台江上，自披金甲登台，用一羊一豕祭天。礼毕，投羊豕于江，下令全师渡江，先济者赏。蒲卢浑谏道：“臣观宋舟甚大，行驶如飞。我的船小，行驶反慢。水战非我所长，恐不可速济。”金主亮怒道：“你昔日跟随梁王追赶赵构，可有大舟么？”侍卫梁汉臣道：“诚如陛下所言，此时若不渡江，更待何时。”金主亮听了，怒气稍平，便在岸上建立红黄二旗，号令进退。长江上下，舳舻如纳。金主亮自坐龙凤大船，绝流而渡。

采石矶头，钲鼓相闻。诸将皆面面相觑，不敢开口。虞允文慨然起立，对诸将道：“大敌当前，全仗诸公戮力同心为国效命，现在金帛诰敕，皆由允文带了前来，诸公只要立功，可以唾手而得。允文一介书生，未习军旅，亦愿亲执鞭镫，追随之后，看诸公杀敌立功。”诸将经此激劝，一齐起立道：“参军文人且如此忠勇，某等久列戎行，且有参军为主，敢不誓死一战。”允文大喜！有随从允文的幕僚，暗制其衣说道：“公奉命犒师，并非督师，他人败事，公反替他任咎，报又何必呢？”允文怒叱道：“国家灭亡，我将焉逃。”遂命严列阵伍，以待金兵，并分戈船为五队，以两队分列东西两岸，作为左右军。以一队驻在中流，作为中军，还有两队，潜伏小港，作为游兵，预防不测。

部署方毕，金华已大呼杀至。允文手执红旗，亲自在后面督前，抚统制时俊之背道：“将军胆略，远近皆知。今日退立阵后，如儿女一般，威名岂不扫地么？”时俊闻言，手挥双刀，跃登船头，拼命相搏，军士也出力死战。两下相持，不分胜负。允文又调集海船，猛冲金人船只。金船本不坚固，为海螭锐角所撞，沉没了好几十艘，金人还相持不退。

此时已将日暮，允文见金兵仍不肯退，心下也觉焦灼！忽见西面岸上，有许多官兵陆续到来。忙移舟登岸，询问情由，方知是光州溃兵。忽得一计，对他们说道：“你们到来，正好立功，我今与你们旗鼓，可从山后绕道而出，摇旗擂鼓，大声呐喊，敌人疑为救兵，必定惊骇退走了。”那些溃卒，受了旗鼓欢跃而去。允文又重下船督战。不上片刻，那些溃卒，已经绕出后山，一齐摇旗擂鼓，呐喊而出。金主亮果然疑援军，忙将手中旗帜弃去，换了黄旗，挥兵退去。允文见敌已中计，立命强弓劲弩向前追射，把金兵射死无数，直至已抵北岸，方才收兵而去。

金主亮回到和州，检点兵士，丧失甚多，迁怒诸将，手杀数人。忽有急报前来，是曹国公乌禄，已经即位于东桌，改元大定。金主亮不禁叹息道：“朕本拟平了江南，改元大定。今乌禄先已用此二字，莫非是天意么？”因于篋中，取出预拟的改元诏书，指示群臣，果有“一戎衣天下大定”之语。并说道：“乌禄既叛，朕当北归，先平内乱，后再伐宋。”李通道：“陛下亲入宋境，无功而还。倘众溃于前，宋乘于后，大事去了。”金主亮道：“既是如此，且分兵渡江，朕自北返。”李通又道：“陛下既去，即便留兵渡江，将士亦皆解体。为今之计，不如命燕北诸军先行渡江，负得他们别生异心，日聚舟自毁，绝了他们思归之念，众知必死，自然有进无退，不愁宋朝不灭。灭宋之后，陛下威灵大振，回师北旋，平乱便很易了。”

金主亮大喜道：“兵贵神速，明日即行进兵。”遂传谕诸将，越宿进兵。到了次日，督兵前进，还道宋人没有防备，可以一鼓渡江。哪知，方到杨林河口，已见许多海船，排列得甚是严整，心下不免十分惊诧！你道这海船，是何人遣来的？乃是虞允文料定金主虽然败回，必定不肯甘休，所以派了宋将盛新，率领海船，备下火箭，烧毁金船。金主亮见宋军已有预备，只得挥军冲突，忽然宋军船上，一阵鼓声，那火箭好似万道金蛇一般，乱舞窜，射在